

冬

袁朝庆

踏着乡间小道的薄雪，携带着一缕梅花的幽香，冬，如同突然造访的诗人，叩开了季节的大门。

农历的十月，夏季繁华的梦，仍在深秋的梦中延续。远方的山，虽然青春不再，但脸颊上的青黄色还试图抓住青春的尾巴，迟桂花洒满枝头，不愿错过内心的月光。在秋天的照耀下，失去水润娇艳的菊花，与蜜蜂拥吻，诉说着离情别恨。一场不期而遇的雪，就让秋天成了故事，让冬成了风景。

风更冷了，漫天飞舞的雪花将季节从半梦半醒中拉出被窝，寒风如刀，为远处的山进行了剃度。大雪封闭了大地的欲望，山涧

崖壁上最后一片红叶，告别了枝头的小鸟，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柿子树、柑橘树也摘下了挂在胸前引以为傲的勋章。

冬，是一位哲人，面对深邃的哲思，最喜表达的蛙，不甘人后的金蟾，都停止了喧哗。雪，是无声的音乐，鸟儿的民歌，蝉鸣的美声，蟋蟀、蝈蝈的小曲，也都纷纷退场。随着雪片覆盖了枯树枝上、稻草垛上和土屋顶上的霜花，季节走向了冬的深处。

在这个寂静的冬天，秋日池塘中浅浅的波纹，被雪花抚平，残荷割舍了顶在头上的荣誉和官衔，干硬的枝干和斑驳卷曲的荷叶，在白天的水面雕刻勾勒出一幅幅画面，乡间行道树下浓妆，挺起了硬硬的脊梁。人和动物的欲

望降到了最低，整个世界大了起来。

在夏季，万物都在伸张，挤压着别人的空间，充斥着浮躁、欲望和争抢；秋季，彰显了的志得意满，仍在登高的路上攀爬，却收获了无尽的迷茫；冬，冻结了所有的故事，鱼虾潜入深潭，草虫停止歌唱，但却如寒夜的清辉皎洁明澈。

冬日的早晨，屋后白杨树上的喜鹊嘎嘎嘎的叫着，让乡村更加宁静，农家小院屋顶上的炊烟袅袅升起，在初阳的照射下，凝固了穿越的时光。傍晚时分，寒风呼啸，暮雪苍茫，昏黄的灯光从土屋的窗子透出，如点点繁星，屋内火塘边围炉煮茶，煮出浓浓的亲情，煮出生活的原味。

冬，一派萧索，万籁俱静，是让你听见内心的声音，删繁就简，不事不抢，让你的世界变大。冬，没有春花的妖娆，没有流淌的绿意，却有芦苇摇曳的诗意。冬，无法告诉你远方的风景，但却陪你走好脚下的路。

冬，不是季节的老去，而是生活的一次退让。冬，是穿越千年的编钟，耳边回响，是山间流出的醇酿，醉人心脾，是火塘永不熄灭的炉火，点燃希望。

雪，是雨的灵魂，冬，是春的胚胎。在漫长的暗夜，草木仰望星空，在冰雪笼罩的冻土下，树根仍在汲取大地的琼浆，冬是季节在修剪枝条，当修剪的伤口结痂，枝头必将开出更绚烂的花。

冬的品性

叶柏成

西北风吹着口哨，气温下着楼梯，从二十几度下到十几度，又下到几度，一夜之间，天空忽然矮下来几尺，夜晚漫长。清晨起来，冷气一个劲儿直朝脖颈灌，穿上了保暖衣、棉袄，依然会感觉有一种寒气偷袭着脸颊、耳朵、裤脚。我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搓动着冰冷的手，让手心手背热乎起来，对着手掌哈一口气，有灰白色的气团朦胧了面部表情，这感觉像神仙喷出云雾，只是神仙比常人洒脱，身躯挺拔，仙风道骨，不像我们凡人一到冬天，身体就臃肿笨拙，穿得像只企鹅，用加厚的衣裤明显地打上冬天的符号。

天空灰蒙蒙的，飘着稀稀疏疏的细雨，夹杂着似雪非雪绿豆大的颗粒，落在手上立刻融化了。大街小巷，行人稀少，只有几个早起晨跑的人，身穿五颜六色的运动衫，偶尔从街道擦身而过，还有早起上学的孩子们，穿着蓝色的学生装，背着沉甸甸、鼓鼓胀胀的各色书包，胸前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一路走着，一路说说笑笑，仿佛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喜鹊，在街边人行道上，整齐划一地向着学校方向而去，形成一道充满生机的绚丽的风景线。一位身穿黑衣黑裤，头戴鲜红色毛线帽，年纪大约六七十岁的老奶奶，手里提着一个黄色的竹篮子，她佝偻着脊背，步履蹒跚地在穿越着宽阔光滑的街道的时候，一不小心，脚下打滑，人摔倒在马路上，竹篮里面装着的白菜、青辣椒、鲜红的西红柿洒落一地，两个男女学生连忙跑过来扶起老奶奶，轻轻拍打着她身上的灰土。另外两个小男生拿起地上的篮子，飞快地捡起地上洒落的白菜西红柿等蔬菜。过往的车辆停了下来，鸣叫着尖锐的响笛，时间过去约莫一分钟，孩子们簇拥着老奶奶快速地穿过了柏油马路，交通迅速地恢复了正常秩序，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只有那几根鲜红的红领巾中像几束燃烧的火焰，在冬天冷清寂寥的大街上跳跃着。一位穿着橙色工作服的清洁工人，停下手里的扫帚，把惊魂未定的老奶奶搀扶着坐在街边椅子上。

我被刚刚发生的场景温暖着，感动着。忽然想起十多年前前的一个冬天，自己在一个叫书堰的村子里下学的途中，遇到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年纪轻轻的，在外地煤矿打工，突发意外，煤矿塌方，他不幸双腿致残，回到家乡以后，他自强不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在学校旁边办了一个小卖部来维持生活。我看到他这种近况，就把他的故事说给退休在家的母亲听，母亲听后便与我商量拿出钱来，为他做一件实事帮他，为他购买了一把崭新的轮椅，我专程步行三公里山间小径，把轮椅送到他的小卖部，扶着他坐在这辆崭新的轮椅上，他激动地抚摸着轮椅的把手，微笑着望着我，连声道谢，眼眶里流淌出冬天的一缕暖阳。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十多年，每每想起当年的情景，我的眼睛就会潮起一阵薄雾，这薄雾是做了一件好事之后，自然流淌的幸福感动。

脑子里想着往事，我继续行走在通往野外的路上。曾经婆娑的杨柳早已退下绿色的纱衣；红椿、白杨褪下了夏日中的盛装，它们张开手臂，在这个肃杀冷寂的季节静静地站立着。松树、柏树这些长青植物，峥嵘岁月，本色不变。特别在“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冰雪覆盖的时候，愈发凸显出苍翠静碧的气象。这让我猛然想起诗句：“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凄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几句诗词，道出了松柏在岁月凛冽，冰霜严寒的时刻，天生耐寒的本性。正因为如此，我教育育人的母亲才会把我们兄弟的名字中冠以松柏二字的含义，时刻提醒着我们做人要恪守干净正直的品性。

旷野上荒草满地，树林中厚厚一层枯枝败叶在阴雨中显得更加湿滑。这个季节，燕子、喜鹊、布谷鸟早已不见了踪影，只有不起眼的麻雀们依然冒着严寒，在瘦弱的枝条上跳跃、鸣叫。它们三五成群，在树林间飞来飞去，不停地在寂寥的冬天树林里，寻觅着草叶枯叶下隐藏的遗粮、躲藏的昆虫。看到这些麻雀，这与大千世界中我们普通的人类生活何其相似呀，我们不是候鸟，我们不论季节冷暖，都要为各自的家庭辛苦工作，为一家人的生活得更好，不停地创造着财富，这样才会让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甜蜜、幸福。

冬是人间生活的考场，更是人性的试金石。遥想在千里冰封，白雪皑皑的边疆，在四季皆是大雪天的雪域高原上，在寸草不生零下四十多度的极寒之地，我们英勇顽强的边防战士，昼夜手握钢枪，终日很少与亲人团聚，始终坚守着祖国的边防防线，捍卫和平，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安宁祥和，他们犹如一道纵横万里的万里长城，永远矗立在冰雪严寒中，屹立不倒。日夜保卫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们永远是新时代中我们最可爱的人。

冬天是有骨性的。它蕴含着多少人生向寒而生的哲理，隐藏着大智慧，就像一棵棵落尽碧绿叶子的树，枯黄如死的草，当一声春雷炸响，残雪融化，它们依然生机焕发，盛装加身，用醉人的绿，渲染出春天生命旺盛的神韵。

雪花那个飘

忽而三九天，却不见雪花飞舞的景象。早晚寒冷，午后艳阳，暖如春三月。不知怎么？让我想念那个有雪有诗的年代。“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歌似乎又在耳旁响起。

那是十多年前隆冬的雪，三天两头就是一场大雪，好像赶趟儿似的，悄无声息地覆盖了大地。漫天的雪花，纷纷飘落而下。犹记早起踏雪上学，雪光刺眼，寒气逼人，依然提着火药踩着雪，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快乐惬意。雪满原野，农舍的院墙头，鸡棚上，乡场的草垛，田野的麦田，道路旁的树木，门前的山坡上，就连小院旁桐树上的喜鹊窝，像个毛茸茸的雪球挂在树杈上。

今年的冬月，虽说天气变得越来越冷，气温从大雪节气过后却一直一直在零下四五度左右徘徊。地上的落叶积得厚厚的，底层的落叶已腐烂，开始沉入泥土。田野菜地里散落的菜叶已经发黄，地脸上零星的柿树仍是招人眼馋，红红的柿子挂满枝头，好似节日城市街道旁柳树上装饰的一串串红灯笼，不过，这是山野的天然舞台，无法与城市着意装扮的盛景相比。它的美，美在自然。原野上那一树树柿子，像一串串红灯笼，一片通红的景象。山洼、村道，院落，但凡看到的风景，便是一树树的红柿子，似乎在对你微笑。

数九的日子到了，我回到了北山老家。虽说北山老家气温比城里低得多，但看到一



正月里来是新年 王关棣 作

瀛湖 第1429期

雪花那个飘

任文

树树枝头摇曳的红柿子，我的心情舒畅，精神为之而振作。按照乡俗，母亲去世的五七祭日，我们兄妹都回到了北山老家，缅怀母亲。时光匆匆，这五七的日子，就像一道坎儿横在我的心里。每过一天，思念都在加深。想念母亲去世前的十多天，我还在北山老家修缮老屋，天天与母亲说会儿话再干活。母亲多次给我送她亲自做的饭，那是我吃过最香的铁锅蒸面。那几天，母亲常早起，从二弟房子里起来一道坡到我的院子，喊我起来干活，那一刻我深感幸福！有母亲的日子，心里暖暖的。母亲不在了，让我好悲伤。屋后那红红的红柿子，是父亲嫁接的，是母亲浇灌保护的。如今，地头上一棵棵柿树，已长成枝叶叶繁茂的大树，年年柿子挂满枝头。这多年来，家乡人很少摘柿子了。数九寒天，树上那那鲜红光泽的柿子，经寒霜打过，落上细雪，则“红装素裹”。寒冬的夜晚，红彤彤的柿子像一盏盏点亮的灯笼，为母亲照亮天堂之路。

冬至日的清晨，我六点多起床。收拾好床铺，坐上七点返回城里的班车。来到等车的桥头，就想起了母亲。我与她最后一次见面就在这个桥头，那天早上母亲送我回城里，母亲拄着木棍站在那目送车走得很远，望着车窗外的母亲我好激动也好心酸。

毕竟是冬至日，天气很冷。坐车的人陆续上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冷风吹进车内，让人感觉冷到骨子里。一路上，开车司机不时叮嘱每位

顾客，插好安全带。车行车停，上车的下车的乡下人，一个个客客气气，笑容可掬，好像春天里温暖的阳光。

洛南秦唐街公园，人来人往，说说笑笑，脸上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一大早，穿着鲜艳服饰的妇女开始每日的舞蹈课，音乐响起来，舞步动起来，舞蹈《我们的生活充满着阳光》，这是县老体协组织百人跳舞迎元旦的节目之一，她们正在加紧排练，精心打磨，活力飞扬。公园绿地那边是山城市民生活的“后花园”。青草、花木，形态各异的景观造型，将自然景观与人文元素巧妙融合，休闲设施，徒步绿道，让人亲近自然，驻足流连，放飞梦想。

每天早起，送孙女上幼儿园经过这里看风景。河道里结了一层薄冰，孙女兴奋地说：“爷爷，带我去滑冰。”看她那期待的眼神，我只好给孙女说，雪下了，河里的冰厚了就可以滑冰了。于是，每日晨起上学，孙女出门的第一句话：“爷爷，下雪了吗？”看到天空没有雪花，我便让孙女再等等，雪花会飘来的。

元旦到了，天气晴朗。我和妻子带孙女到洛南音乐小镇“秋沙鸭雪世界”去玩。孙女一路高兴地唱歌。这是人工降雪形成的一个巨大的雪场。逢元旦，众多的大朋友小朋友欢乐在秋沙鸭雪世界，一个个孩子身坐滑雪脚踏，笑声在耳边环绕，风在耳边呼啸，雪在脚下翻涌，洁白的天地间，任由飞驰奔跑，畅享滑雪之乐。

孙女看到这欢乐的场景，不由对我说：“好大的雪，好开心哟！”孙女总是看到所见，能用完整的语言表达所想。我租了一个彩虹的滑雪轮胎，从滑雪场地带孙女爬山，在高高的小山顶平台上顺次序进入滑雪道。这是孙女第一次在几十米高的滑雪场玩，我让她坐上轮胎，双手抓住绳索，一边给孩子鼓励，一边轻轻放开轮胎下滑。轮胎顺势飞驰而下，一眨眼就到了下面的雪场，妻子在下面场地接住孩子。孙女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所震撼，不敢一个人独自玩高地滑雪，“奶奶，咱俩一同玩。”孙女拉着奶奶的手一同爬山，上小山山顶同坐一个轮胎进入滑雪道，欢笑着飞驰在雪的世界。如此，爬坡、滑雪，乐此不疲。玩了几个小时，还不肯离开。

看到孙女玩得如此开心，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在乡下学校教书的日子。那时，冬天的雪下得很猛，积雪很厚，封锁了道路。每日早起，清理学校门前的雪已成常态。上学的孩子们，放下手中的火炉，一齐清扫学校操场上的积雪，堆雪人，给雪人涂色化妆；打雪仗，几十名学生活跃在雪场上。操场上，堆积成山的雪堆，成了一群孩子课余的游乐场。那场景似乎就在眼前……

此时，站在冬日的原野上，期待雪花飘飘的到来，真想呼唤一声：“来一场，好大的雪啊！”雪润大地，万物更新；草木萌发，春山可望。

作家刘亮程曾写道：我们在梦里时，醒来是随时回来的家乡。而在醒来时，梦是遥远模糊的故乡。

旬阳老城，就是时常在我梦里的一座城。

时光如白驹过隙，离开老城已近三十年。我在老城上幼儿园、念小学，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后来搬到了菜湾新区居住，仍时时被老城一种独特的魅力所吸引，常常徜徉往来于老城之中。再后来随着上学和工作渐渐离开了家乡，便更少去到老城，但在我心中旬阳老城却越发像一位造诣高深德高望重的老道人，时常心生拜谒之心。

这座被两条同样源自秦岭深处的悠悠旬河与滔滔汉江环抱交汇处的古城，自汉江南岸望去像极了一艘乘风破浪征战远航的巨型航母，青山绿水环绕呈“金线吊葫芦”之状，以名扬海内现“太极阴阳鱼”奇景的城，狗沉我几多往事。

旬阳老城三面环水一面依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仍然保留了最完整的城池结构。城以洞子口为腰眼，埡子口为咽喉，分为老城主城、炮台、黄坡岭和连接上渡口的一部分民居（俗称草房街）。传统意义的老城就是指洞子口往东的城；城以中心文庙和县衙为中心，以西门为主城，南有汉江，北面和有旬河护卫，城墙靠县衙街一圈，居民和高埠建多条羊肠石径盘旋而上，南北东西错落有致的按坡度排列形成看似凌乱但井然有序格局，下城、上城层次清楚，天然易守难攻，固若金汤。

光绪《洵阳县志》记载：汉水之滨，山势以黄梓岭而下，忽若峰腰，突结冈峦为县城。洵水从秦岭来，绕城三面而入汉，其中楼台层叠，有如画图。清人的上述方志描述精确而简洁。

“峰腰”埡子口便是老城的关键地标。实际上它是位于老城一处四通八达的窄巷子，一处五条羊肠小道交织在此的“命门”之地。此地东进老城主城区和西至炮台黄坡岭，南下河街上渡口，北沿豆腐巷菜湾，还有一条沿河边的峭响小路去往一处悬崖道观，可去观赏丹凤街书之景和怪状峭响石壁上的古老药树。“埡子口下去河街(活该)”，这句歇后语几乎是旬阳老城人烂熟于心的对不成器人的调侃了。位于埡子口的六家巷口曾经有家电器铺，几十年前的大多数流行磁带都在那里购买，如今那些纯真的音乐载体都成压箱底的“文物”了。

从埡子口往东门内是逼仄的青石板路和一户户紧挨的民居直抵西城门口。城门口古旧斑驳极尽沧桑感，越时光的城门口就抵达衙门口了。过去的衙门口各种办公单位鳞次栉比，依次是中医院、县委、县政府以及公安局、粮食局等办公之所，那时几乎所有的办事机关都云集在老城的城墙上，形成了旬阳老城持续很长时间的行政文化教育医疗中心。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公家单位”的集中，也便成就了老城好几十年的热闹和繁华。

老城其间老建筑最为恢宏的当属旬阳文庙。进入文庙可见一松柏参天，院落雕梁画栋，院落左右对称，汉白玉九龙浮雕栩栩如生，文脉之风绵绵不绝。更有传说文庙与大河之南的文峰塔塔对灵岩寺的文星塔遥相呼应，以致从古至今旬阳人才济济，层出不穷。在文庙作为县博物馆期间，传奇文物多面体鼎精孤孤信印、象牙算筹等国家一级文物原件曾经在这里展出，轰动一时。早在文庙内，随着墓葬学考古遗址的发掘就已经证明了旬阳老城在仰韶文化时期已十分繁荣，旬阳老城的文脉实证是根基深厚了。

城门附近的城墙边住的都是老城的老住户，有的房子估摸有几十年的房龄。深宅大院在老城并不多见，最有特色的是两层的沿街木板楼。儿时的伙伴家有些旧居就在老城，这种木板楼居住玩耍十分惬意。房屋冬暖夏凉，建造的精致优雅，不知是不是同一批能工巧匠在此所建？年幼是曾不时看见有站在木板眺望汉江的美丽倩影，那个画面定格以后，就深深印在了脑海，久久难以忘怀。当然，老城并不都是木板楼，往江边也有一些石板房，甚至在上渡口一带竟还有许多草房。可能是外来的住户，抑或是不大的城从上而下，越靠近汉江就有水患之险，在那物资匮乏的年月上渡口一带频遭水患，房屋简陋自是必然。

印象中最热闹的还是老城的河街，自洞子口往东，依次是国营理发店、食堂、百货大楼、土产公司、临街各色商铺。私家商铺卖的东西自然不能和百货公司的比，但按时在早上拆下门板铺设商品，日落前收摊上木板，那整齐划一咋咋有序的节奏是一个非常唯美电影蒙太奇般的镜头。记忆中东堤头街道两边是卖菜菜农的天地，他们翻山渡河背篓挎筐从四面八方早早来到这里，并按不成文的规定整齐排列到位，一筐筐一筐筐晶莹剔透的蔬菜，是老城人开启一天美好生活的序曲，也是菜农们起早贪黑收获满满的一天。

河街里孩子们寻求知识的圣地是新华书店，那里也是我最为喜欢和消磨时光的地方。当然不是去找考试复习资料，而是去买最新版的小人书。记忆中《三国演义》等小人书印刷的精彩绝伦，每一本都让人爱不释手。不少“野性家”都准备下手凑齐了在同学中进行摆摆，若凑齐了当个“娃娃头”便不用招兵买马，前来投靠看书的娃儿们能排一个下午。

老城百货公司，我其实并不太喜欢。因为我有一朋友小时候头大，有首儿歌说：大头大头下雨不愁，百货大楼不买雨伞只卖大头。所以怕百货大楼，不知为什么要跟我朋友的头过不去。但没过多久，年幼的我却时时被大楼琳琅满目和稀奇古怪的东西所吸引，更被那些漂亮的阿姨穿着铁丝的夹子飞去交换糖果进行结算的神奇场景而着迷。

老城的文化和体育中心是在东门外的。体育场、幼儿园、印刷厂、武装部、工人俱乐部、邮电局、电影院、一小，不知是刻意规划还是偶然为之，这些让学公本事的都集中在了一起。可为什么蔬菜公司和食品公司也在那个方向，难道是学生们多怕我们挨饿的缘故？

巴掌大的老城，露天体育场就有半个巴掌大。几十年前一个县城如此重视体育，至今匪夷所思。小学时上体育课踢球打篮球跑个接力赛，全县的中学和小学开个运动会都会在这个标准的体育场进行，其中创造了不少在校健将的运动会记录，培养了不知多少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阳光人才，这么说来旬阳老城在灵岩寺下确是沾了人杰地灵的光了。

老城在我的心中永远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地带，在那流金的岁月长河里，人们曾经在人手摸过的这座城，一起上学、买菜、看电影、观汉制，看汉江洪峰过境，入旬河放浪玩耍，大家彼此相亲相爱。老城的街坊邻里常常是夜不闭户，路有拾遗。朋友家的串门子是真的能从洞子口一直串到东门口。家家做饭的时候更不敢随便出去，因为是真心实意的招呼你进门吃两口的。

天造地设的老城如今也被唤作“太极城”，以太极城八卦之像名扬海内外的城，俨然成一处非常出名的打卡游览的景观。夜色朦胧之时，站在王家山灵岩寺眺望这城，经繁华万千而归于寂寥，如今灯火阑珊处人影绰绰，高楼林立于汉江河畔两岸，但修缮旧如的老城依然会屹立在那青山绿水间，把离家游子思乡的根永远留住。

愿儿时的这座城常入我梦中。

旬阳老城入梦来

薛小斌

